

晋南方国与西周王朝政治联系——以晋、霸、邲、黎为中心

曹敏

(西南大学, 重庆 400715)

【摘要】 晋南地区与西周王朝在地缘上连为一体, 是西周王畿地区的重要政治地缘安全屏障。西周时晋、霸、邲、黎正好位于晋南四个地理单元, 晋南地区戎狄环伺, 四国协同抵御北方戎狄威胁, 参与周王朝对淮夷的军事行动, 为西周王朝政治地缘安全提供支撑。由此可见, 晋南地区是西周王朝政治地缘屏障, 周王朝对于与晋南四国关系的处理是其以藩屏周之策的合理实施。

【关键词】 晋南; 西周王朝; 政治联系; 联姻

晋南地区是西周王朝抵御戎狄和淮夷的战略屏障, 其与宗周、成周相去未远, 东西为太行山、吕梁山所夹峙, 中部汾河谷地地形相对开阔平坦, 是北方戎狄南下入侵西周京畿腹地的一条理想通道。文献中晋南地区戎狄环伺, 有姜戎、骊戎、犬戎、伊洛之戎、陆浑之戎、东山皋落氏、潞氏、鲜虞、肥、鼓等。同时, 成周南部、东南部的淮夷也时常威胁着王朝安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晋南地区属于西周近畿一带, 由此, 晋、霸、邲、黎等晋南方国就成了巩固西周王畿地缘安全的重要力量, 因而西周王朝通过册命、聘问嘉奖、巡狩等方式加强晋南地区晋、霸、邲、黎四国与周王朝的政治联系, 固结其心, 使其忠于屏周之责。晋南四国与西周王朝的政治联系主要体现在周王朝政治任命与晋南封国述职及朝聘方面。

一、政治任命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了叔虞封唐的册命仪式,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 怀姓九宗, 职官五正。命以《唐诰》, 而封于夏墟, 启以夏政, 疆以索戎。”^[1] 唐叔封于夏墟, 周公要求叔虞对臣民施以“夏政”而非“周政”, 说明晋地与周文化差异显著, 而“疆以索戎”体现晋处戎狄之境, 夷狄文化浓厚。

在册命仪式上赐予的物品同样蕴含深意, “密须”和“阙巩”均是殷商方国, 《诗·大雅·皇矣》云: “密人不恭, 敢距大邦, 侵阮徂共。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 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 以对于天下。”^[1] 据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考证: 殷帝辛

三十二年, “密人侵阮, 西北师伐密”; 三十三年, “密人降于周师”^[2], 可知密须为文王所伐。《左传·昭公十五年》载: “阙巩之甲, 武所以克商也”, 阙巩为武王所伐, “密须之鼓”“阙巩”指周文王和周武王征服密须、阙巩时所用或所获的军事用品。成王将带有军事尚武色彩的物品赏赐给叔虞, 主要是期望叔虞能保持先祖勇武克敌之风, 从而“匡有戎狄”, 体现了王朝期望借晋来巩固王畿北部军事防御屏障的战略意图。

晋南黎国则可能直接供职王室:

唯二月初吉庚寅, 在宗周, 楷仲赏厥嫫奚逐毛两、马匹, 对扬尹休, 用作己公宝尊彝。(奚方鼎, 《集成》02729)

奚方鼎为西周早期后段器, 铭文中楷仲在宗周赏赐了作器者“逐毛”和马匹。山西黎城县黎侯墓地出有楷侯器, 整理者认为“楷”与“黎”相通, 楷侯即黎侯,^[3] 由此可推知楷仲即黎仲, 为黎国公室后裔。作器者称“楷仲”为“尹”, 金文中的“尹”是官吏首长的通称^[4], 结合赏赐地点在宗周与黎国所在地较远, 可知黎仲可能供职于王室并担任较高的职位。

楷侯作姜氏宝肆彝, 方事姜氏, 作宝簋, 用永皇方身, 用作文母楷妊宝簋, 方其日受宁。(楷侯方簋盖, 《集成》04139)

由簋盖铭文可知, 作器者为楷(黎)侯“方”, 但对于铭文中的“姜氏”各家说法不一, 李学勤先生认为其是楷侯“方”的配偶^[5], 陈颖飞先生则推测其为穆王王后^[6]。从“方事姜氏”的角度来说,

在宗法制下黎侯方事其配偶姜氏是不可能的，铭中“姜氏”身份地位高于黎侯，因此姜氏最有可能指的是穆王王后。西周王后的权力虽附属于王权，但仍在西周权力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王后负责掌管王宫内事，可参与王室祭典、职官任命和赏赐臣下等政治活动，权力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祭祀等多个领域。在这种背景下，黎侯自然有可能在王朝担任职务，服事于穆王王后。

二、聘问与述职

聘问是西周时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进行交往、以结友好的重要政治活动，金文资料显示晋南方国的聘问也较为活跃。

唯十又三四月，王彤大，在成周。咸，王呼殷厥士，齐叔矢以衣、车、马、贝卅朋。敢对王休，用作宝尊彝，其万年扬王光厥士。（叔虞鼎，《铭图》02419^[7]）

叔虞鼎为西周早期晋国器，出土于山西曲沃县曲村镇北赵村晋侯墓地 M114。关于器主身份，学界主要有晋国始封君叔虞和叔虞之子燮父两种意见。铭文大意为晋侯参加周王在成周举行的祭祀典礼，周王赏赐了晋侯衣、车、马、贝等物品，晋侯因而作器纪念。

唯正月[初]吉□□，□在□，格□□□□□燹马，王呼[作]册□□令燹马□[鉴]、勒，敢[对扬]天子休，用作朕[文]考成侯□□，其万年□□。（燹马盘，《铭图》14503）

燹马盘为西周中期器，铭文大意为燹马参加王在某地举行的某种礼仪活动，王命令作册某赏赐给燹马鉴勒等物，燹马称颂周王恩德，并作器纪念其父亲成侯。^[8]该盘出于晋侯墓地 M31^[9]，晋侯墓地 M33 中还出有一件晋侯燹马方壶，壶盖有铭“晋侯燹马”，可知作器者“燹马”为一代晋侯。铭文云“文考成侯”，《史记·晋世家》载：“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10]由此可知燹马应是晋成侯之子姬福。西周金文习见周天子赏赐诸侯臣下鉴勒等马具，且仪式都较为盛大庄重，受赐者的身份地位也较高，如弭叔师察簋（《集成》4523）的井叔、颂鼎铭文中的龚叔之子“颂”。燹马盘铭中燹马未自称“晋侯”，又称其父亲为“文考成侯”，可能是因为铸盘时晋成侯刚去世不久，燹马尚未正式即位，

而燹马此次前去拜见周王极有可能就是为了得到周王册名，正式继任晋侯之位。

唯九月既望庚寅，楷伯于遘王休，亡尤，朕辟天子，楷伯令厥臣献金车，对朕辟休，作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献簋，《集成》04205）

献簋为西周黎国器，铭文大意为楷（黎）伯朝觐周王，王让楷（黎）伯赐予献一辆金车，献因此作器纪念其父亲“光父乙”，表示不忘在毕公家受到的天子荣宠。从“献身在毕公家”之语可知“献”是黎国的大臣，随同黎伯一起朝觐周王。周王让黎伯来赏赐“献”，且赏赐物品是较为贵重的“金”和“车”，可知黎伯的地位和实力都较为雄厚，身为黎伯臣子的“献”能得到天子的看重，其也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以上三器铭文显示晋侯、黎伯都曾觐见周王并得到了较高规格的赏赐。晋、黎为姬姓与周王室关系紧密，且对王畿防御具有重要作用，周王对其封君施以嘉赏自然是为了加强联系，固结其心。

除了诸侯觐见述职之外，周王遣使抚慰方国也是聘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嘉勉过程为王使所代，但其核心仍是加强周王朝对方国的控制。

“唯三月，王使伯老蔑尚历，归柔鬻旁（芳）鬯，臧。尚拜稽首，既稽首，延宾，赞宾，用虎皮再毁（贿），用璋奉。翌日命宾曰：‘拜稽首，天子蔑其臣历，敢敏。’用璋遣宾，赞，用鱼皮两侧毁（贿），用璋先马，原毁（贿）用玉。宾出，以俎或延，伯或原毁（贿），用玉先车。宾出，伯遗宾于蒿（郊），或舍宾马。霸伯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作宝孟，孙子子其万年永宝”^[11]（霸伯孟，M1017：6）

霸伯孟（M1017：6）出于大河口墓地，为西周时期霸国器，铭文记录了西周王室重臣伯考受周王之命“蔑历”霸国君主霸伯尚，霸伯尚接受赏赐并送走伯考的全过程。铭文对霸伯送别王臣的礼仪描述甚详，学界多认为其与西周时期的聘礼有关^[12]。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王派遣伯考嘉奖勉励霸伯并赐下祭祀时滤酒用的“茅苞”和用于祭祀降神的“芳鬯”^[13]，可见周王室对于霸国政权的承认与支持，而铭文中霸伯所行的礼仪则体现了霸国向周朝礼乐文化的靠拢，反映出西周王朝对方国的有效控制。

聘问不仅限于王朝与诸侯，邦国之间的政治往来同样也是聘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金文资料中

多有体现,如倮伯簋、霸伯作宝尊彝及倮伯盆等。

绛县横水墓地出了一件倮伯簋(M1:205),铭文为:“唯廿又三年初吉戊戌,益公蔑倮伯再厉,右告令金车旅。再拜手稽首,对扬公休,用作朕考尊,其万年永宝用享。”^[14]铭文中倮伯再在某王二十三年得到了益公的赏赐,赏赐物品有金、车。“益公”是西周中期非常活跃的重臣,一般来说益公可能同时兼具封国公室和王室臣子双重政治身份,铭文所记赏赐之事既有可能是益公奉王命之举,也有可能是益公的自主行为。但若是奉王命之举,铭文多作“对扬天子休”或“对扬王休”,铭文称“对扬公休”,可知益公此举可能是自主行为,故此簋铭文可证倮国与益氏之间存在往来。

霸国还与倮国来往较为密切,大河口墓地霸伯尚墓中出土了一件倮伯盆(M1017:9),铭文为“倮伯肇作旅^H,其万年永用”^[15]。倮伯即倮国的国君,此盆应为倮伯的自作用器,倮国国君的自作用物出现在霸伯尚的墓葬中,极有可能是因为当时贵族阶层盛行的赠赙制度,所谓赠赙,即一位贵族死后与之有关系的其他贵族会赠送器物以助葬,这些器物会作为随葬品一同埋入墓葬之中。该器很有可能是倮伯肇送给霸国已逝君主霸伯尚的助丧之器,即霸国国君逝世,与之近邻的倮国赠送本国国君自作用器作为随葬器物。可见霸、倮两国之间有着较为深厚的政治关系。

天马一曲村墓地曾出土了一件“霸伯作宝尊彝”铜簋(M6197:11),墓葬时代为西周中期,霸器出于晋墓可见晋、霸之间也存在较为紧密的政治联系。

霸国墓地M1出土一件霸簋(M1:93),铭文曰:“芮公舍霸马两玉金用铸簋”^[16],记录了芮公舍霸马、金、玉之事。“舍”即“给予”,此处作赐予意,一般用于上对下,芮公兼具王室重臣和芮国之君两重身份,地位高于霸伯,因此铭文中用“舍”字。霸伯得到了芮公的赏赐,可见霸国与芮国也进行了一定的政治互动。

由上可知,朝聘制度是周王对诸侯国进行统治管理的重要方式,加强了晋南方国与王朝之间的政治联系。

晋南方国与王朝的政治交往主要包括周王或召诸侯国之君到宗周、成周及其他重要地点参加祭祀、

巡狩等活动并加以赏赐,周王派遣王室重臣、使者到诸侯国对其君进行嘉奖勉励。周天子通过这种方式来彰显王恩,加强周室与诸侯国之间的政治联系,使其忠于“屏周”之责。方国之间同样也互通往来,构建政治同盟,共同藩卫王室。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 王国维撰,黄永年校点.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3] 高智,张崇宁.西伯既戡黎:西周黎侯铜器的出土与黎国墓地的确认[J].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7(34):48-50.
- [4]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 李学勤.簋铭文考释[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01):1-3.
- [6] 陈颖飞.清华简毕公高、毕桓与西周毕氏[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6):35-49.
- [7]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5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8] 李伯谦.焚马盘铭文与晋侯墓地排序[J].考古研究,2011(00):244-248.
- [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J].文物,1994(8):22-33+68+1+97-98+100+1-2.
- [10]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1] 谢尧亭,王金平,杨及耘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号墓发掘[J].考古学报,2018(01):89-90+190-192+91-180.
- [12] 黄益飞.霸伯孟铭文与西周朝聘礼——兼论穆王制礼[J].考古学报,2018(01):25-48.
- [13] 黄锦前.霸伯孟铭文考释[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05):48-54.
- [14] 宋建忠,吉琨璋,田建文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08):4-18+97+1.
- [15] 同[11]
- [16] 谢尧亭,王金平,杨及耘等.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J].考古,2011,(07):9-18+113+99-102.